

漢書補注

楚元王傳第六

漢書三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補注宋祁曰母字下有也字周壽昌

曰朝錯對景帝語稱高祖庶弟元王見吳王傳先謙曰史記作同母少弟徐廣云一作父證之本書則同母為誤文好書多

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

浮丘伯秦時儒生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毀學篇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包丘子不免於戮腐詩盧陸賈新語賁篇鮑丘之德

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伯者孫卿門人

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曰避宣帝諱改之曰孫

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

申徒語音轉耳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

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宋祁曰也字當刪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

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交與蕭曹等俱從高

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

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

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

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

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都彭城

先有功也後封次

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

其巨嫂食

應劭曰巨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巨婿巨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巨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

大婦為家婦師古曰史記巨字作巨

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輟

釜

服虔曰音勞鯁條也師古曰巨勺條釜令為聲也蘇音洛又音愿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條

客已故去已而視

釜中有羹繇是怨嫂

師古曰繇與由同

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

上皇曰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

補注錢大昭曰為其母不稱某史家避諱

長者

補注先謙曰高帝嫂呂后時封陰安侯見文紀

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師古曰頡

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

補注宋祁曰當作頡羹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羹頡山在潁州懷戎縣東南案帝取其山名為侯號者

怨故也先謙案唐懷戎縣即今宣化府懷來縣治一統志頡羹城在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三十里信墓在縣西北三十五里俗呼為舒王冢二說不同推其取山名國隱寓怨思情事為合索隱謂是

荀悅漢紀竟改為利羹此則不長者之尤高帝大度雅懷或不如此淺陋耳

元王既至楚曰穆生白生

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

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文帝時聞申公為詩

最精

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文帝時聞申公為詩

最精已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師古曰

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文帝時聞申公為詩

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文帝時聞申公為詩

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文帝時聞申公為詩

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文帝時聞申公為詩

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文帝時聞申公為詩

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
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

文帝乃召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

客歸復已爲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

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與皇子同所已尊寵元王也補注
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侯爾本傳下

文云景帝卽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爲侯疑爵字衍云生卅
皇子者凡祿賜禮秩皆與皇子同也李慈銘曰爵猶秩也此特其

禮秩比皇子耳非封
爵也頗劉說皆非
景帝卽位呂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爲

補注錢大昭曰富爲休侯歲爲沈猶侯晉灼曰沈音審王
閩本無子字

師古曰調爲棘樂侯補注先謙曰據表俱元年四月封惟謂三年八月封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酺古曰嗜元王每置酒常爲穆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補注饒大昭曰案高誘云醴以蘖不以麴濁而甜中山經云其祠蘖

釀郭注以藥作醴顏
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已
請少鞠多米失之

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忘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今

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

宋祁云漸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

注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已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

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怠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

區之禮哉師古曰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

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

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已鋪胥靡

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

之役因徒已領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補注劉敞

曰胥靡說文作緡衣之赭衣使杵曰雅春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

曰為木杵而手春即今所謂步曰者耳非確曰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雅作確注確曰作確春引宋祁曰確一作確一本改確字作雅

古語相雅皆助樂者此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周壽昌云雅常

情事亦不合以相春非王所得使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

父矣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

師臣瓚曰侯母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

其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尙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

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

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

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補注宋祁曰一本作三年先謙曰子安

王道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三年先謙案二十二年與

表相應計年亦合此及越本是也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記注作

年依表計之十二年是四字誤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

已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補注

依也音於結反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補注宋祁曰取廣陵王女為妻與

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

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方爭天

日言常伺聽勿失機也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何齊父

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殷立三十二年國除

入漢為彭城郡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

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

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求畱京師詔許之富子辟彊

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關彊讀曰疆

供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已在京師供太夫人薨賜塋師古曰塋

界域塋葬靈戶師古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非地名也蓋卽守

音營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補注詳見表辟彊補注葉德輝曰關本

日官本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武

帝時呂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

欲常呂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

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

呂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

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謀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呂免

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已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適擇宗室可用者辟

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

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

八十矣徙為宗正補注先謙曰事在昭帝始元二年見公卿表數月卒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叔字引宋祁曰路字下疑有叔字修當作脩王念孫云案路字

本字路叔隸書叔字或作村疑有叔字修當作脩王念孫云案路字下疑路下有叔字而不言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為幼少之少屬下

句讀矣案此言少修黃老術下又言少時數言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誤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部賦序注初學記職官

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並有
作字路叔修黃老術齡林丈選雜錄吐的影射勤謹人推轂本

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驥馬可致千里也

年齒幼少故謂之駒補注周壽昌曰史記注引魯連子云有徐功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引此以為稱也昭帝

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召他官共治之也劉澤

補注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先謙曰顧炎武云德傳如

此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

異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齊召南云案德之仕官在昭帝初霍光

選擇宗室則當武帝治淮南獄時德尚未為吏也此傳言治劉澤

詔獄為得其實向傳因得淮南獄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補注先

書而附會耳劉澤事見傳不疑傳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補注先

後世親屬仕宦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補注

同避例所自助

錢大昭曰宗正掌親屬諸公主家令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

門尉皆屬焉故蓋主事德亦案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

子德經云知足不辱補注葉德輝曰藝文志道家有劉向妻死大

說老子四篇則其家學也先謙曰官本脫師古曰三字

將軍光欲召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

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德數責召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

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德數責召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

無善狀也數

音所具反補注周壽昌曰數責數其罪而責侍御史曰為光望不

之起居無狀指公主為丁外人求封等事受女師古曰望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

呂為受譚免誹故云誹謗詔獄免為庶人屏居山田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光間

而恨之師古曰呂御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

宣帝師古曰與讀曰呂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呂親親行謹厚

封為陽城侯補注宋祁曰城一作成先謙曰城成通川字然公子

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呂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補注先謙曰

之家二字亦見史記晉世家後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

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轉家產過百萬則

呂振昆弟師古曰振賓客食飲師古曰既呂救貧昆曰富民之怨

也立十一年子向補注陳浩曰此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如漢曰律

棄市德上書訟罪會葬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

也

置嗣制曰賜諡繆侯

師古曰繆惡諡也曰官本妄作安引宋祁云姚本妄作妄

為

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

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補注李慈銘曰恩澤表德薨子安民嗣十八年薨子慶忌嗣二

十一年薨居攝元年侯胤嗣與此不同以年考之德以地節四年封更十一年加子十八年孫二十一年共四十九年而宣帝地節四年至居攝元年中隔七十年則慶忌後自當更有一代公卿表有太常劉岑可據也

向字子政

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庶所據憑當依本字為勝也

本名更

生年十二曰父德任為輦郎

今引御輦郎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六

典引周遷輿服雜事曰羊車一名輦車小兒衣青布袴褶紫碧襪青耳腦五辨鬚數人引之今代名為羊車小史案此則漢以郎挽輦為輦郎也周壽昌曰任用也言以父德為宗正等官遂用其子

紀除任子令應劭注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既冠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蓋漢律如此無庸保任也服注誤

已行修飭擢為諫大夫

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司其字從力補注先諫曰官本注力作方

是時宣

帝循武帝故事

補注宋祁曰循一作脩

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曰通達

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儵等竝進對

師古曰子儵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

詔命也儵字或作蟠或作喬皆音鉅駢反

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與神僊方術之事而

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

師古曰鴻寶苑祕書竝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有錄之不瀦泄也補注宋祁

曰浙本注文篇名上有書字葉德輝曰葛洪神僊傳曰淮南王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僊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道凡十萬言

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

補注劉奉世曰案德待詔丞相府年

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市數歲傳誤紀是年德父辟彊為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父見在故拜辟彊先謙曰德傳言治劉澤詔獄更生幼而讀誦已為奇是也此因向得淮南書而附會已詳德傳

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費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費

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

補注周壽昌曰

案此比例之誤當時鑄作黃金不成事本創見無科罪專條漢律惟有鑄黃金棄市之語故吏引以為比刑法志云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

更生兄陽城侯安民

補注宋祁曰城一作戚

上書入國戶

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

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

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復拜爲郎

中給事黃門廵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

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

大夫得舉皆領尙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

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

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

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詔泄遂

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

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舌問師古曰見於昂與卷舌之間也卷

志卷舌六星在昂北主口語以知讖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

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曰為諫大夫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此在元

帝初年即云向非也

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

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

師古曰非常之事故謂之

變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外親謂母黨也

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

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

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逆作過今道

路人聞望之等復進曰為且復見毀譏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

用是大不然

師古曰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

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

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

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

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

補注周壽昌曰言議罪至於夷族滅世也後赦曰為

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

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

按道侯韓說諫曰

師古曰說讀曰悅

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

師古曰恨

猶悔也

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

師古曰賞謂緩也其罪也補注錢大

听曰此事寬傳不載韓說名在佞幸傳而能為寬強諫亦自可取
當表而出之先謙曰說附韓王信傳不列佞幸其兄媽為佞幸史
不過於媽傳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
帶敘其名耳

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

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呂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師古曰與

謂改作慮章補注葉德輝曰閩本無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

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

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

難一二記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注葉德輝曰閩本無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多此比類下有過之臣無負

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已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

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後復視事天陰雨

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葉德輝曰閩本無注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也師古曰殆近

師古曰臣愚已為宜退恭顯已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補注

本無注

進望之等曰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

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

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補注錢大昕曰元成爲太子太傅不當刪太子字蓋轉寫失之

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

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

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

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補注周壽昌曰望之傳子伋爲望恭顯之訟前事自冤者自白前事之冤恭顯

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爲對辭補注宋望之自殺天子

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

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補注周壽昌曰案下封事上於元帝永光元年弘恭已前死此文當云石

顯憚之恭字疑又通鑑改作石顯是也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懼

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曰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

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經不言念忠

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剛畝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爲耦

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爲一畝賦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補注宋祁曰正文句况重曰骨肉之親

末据文訣不合有也字先諱曰官本工作古又加曰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師古曰音直用反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杼謂引而泄之也

音食汝反補注先諱曰杼即杼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司空棄后稷契司

字本書手旁木旁字多通作徒咎繇作士垂共工作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補注先諱曰作朕虞官本作益朕虞是濟濟相讓和

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舉蕭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

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作

也周雜還眾賢罔不肅和之貌還音大合反崇推讓之風曰銷分爭

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

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

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

當此之時

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已事其

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師古曰此

祖之雖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曰和而來

至也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

然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辟音璧補注先謙

言四方皆曰和

曰官本至也作至止是禮記曰作禮記言璧作璧

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

王之詩也穰穰又曰飴我釐麴

師古曰此思文之篇已后稷配天

多也音人羊反又曰飴我釐麴

讀與貽同也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麴音曲補注宋祁曰麴

本作麥王先慎曰毛詩作貽我來牟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

嘉麥之俗體釐來文異而聲義同馬瑞辰云方言陳楚之間凡人

而雙產謂之釐孳廣雅孳孳也雙孳二也釐孳亦作孳孳王

篇孳孳雙生也詩孔疏引說文來牟一麥二羊與釐為雙產義合

牟大也。楚從牟聲，故爲大麥之稱。典引注引韓君章句云：「麥大麥也。」
也。麥字說文所無，又楚之俗體。一麥二麥者，名來楚，故毛傳釋牟爲麥。
向傳，晉詩釋釐，釐亦爲麥。釐，楚麥也。補注：宋祁曰：「麥字上當也。」
先謙曰：「官本注無同下也。」字釐，楚麥也。補注：錢大昭曰：「今文尚書大
初學記引漢書云：「來楚大始自天降。」補注：錢大昭曰：「今文尚書大
麥也。」蓋唐本與江南本同。始自天降，誓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
於舟，出涖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此皆曰「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
五至以穀俱來，故云自天降也。」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詩人疾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詩人疾
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
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之。言人各爲不善，其
補注：宋祁曰：「注文而當作兩注，末之當作矣。」眾小在位而從邪
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
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
訛謫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君子獨處
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曰爲刺也。歛音翕，訛音紫。君子獨處
守正不撓，眾枉補注：師古曰：「撓，屈也。」不爲眾曲而自屈也。撓音女，教反。
作撓，此亦本。勉彊曰：「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
書通作字。」

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譏口替替

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電勉從事

也替替眾聲也言己電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譏

謂噉噉然也替音敎補注宋祁曰注文電勉從事當刪從事也錢

大昕曰密勿即電勉聲之轉也古讀勿如沒爾雅沒勉也亦密

勿之異文沈欽韓曰却谷風電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

心傳云密勿電勉也要沒與密勿聲同劉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

向治魯詩是魯韓詩並以電勉為密勿

無光謂師古曰薄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

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

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

卯木辰也巳卯侵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

則臣侵君故甚惡之言彼月者常有虧耳而今此日又曰日月鞠

哀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人甚哀也言日月不用其

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常行之道召告凶災者由四方

之國無政理不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注

能用善人也

宋祁曰谷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

一作川

之人胡惜莫懲師古曰沸湧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

也惜曾也懲又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

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曾莫創父也惜音千惑反補注錢大昭曰毛詩卒作萃釋文本亦作卒先謙曰官本隆作降又霜降失節不巳其時其詩曰正作父引宋祁曰注文降一作隆

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曰是為非甚眾大也

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恆寒苦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

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外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己心為憂傷而眾庶之人共為偽言己是為非排斥賢

偽禍甚大也補注先謙此皆不利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師古曰曰官本注苦作若是

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補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竝作厲

注先謙曰官本云作曰王奔虢師古曰虢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幽王見殺

王奔虢虢王出奔莒莒晉地今晉州北永安縣是也幽王見殺

師古曰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驪山下虜獲如盡取周賂而去張晏曰隱元年祭

幽王之子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伯來穀梁傳曰奔

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補注劉敞曰穀梁不謂祭伯為奔也齊召

南曰祭伯來穀梁傳以為來朝公羊傳以為出奔向正用公羊說

耳張注誤劉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

糾之是也

氏世卿而專恣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

為貶議繼卿繼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諸侯背畔而不朝周

云尹氏太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

諸侯背畔而不朝周

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閒

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

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三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

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補注曰食三十六師古曰謂隱三年

先諫曰官本閔公三年作二年是日食三十六師古曰謂隱三年

七月王辰朔十七年十月癸亥朔三十一年九月庚午朔十五年六月辛未

申朔十六年三月庚午朔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九月戊

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卯

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三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四年九月乙卯

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冬十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

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夏六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六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二十一年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地震五日謂

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山陵崩隄

二年師古曰謂信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彗星三見謂文十

四年夏梁山崩凡二也地也音丈爾反夜常星不見夜

中星頃如雨一師古曰事在莊七大災十四師古曰桓十四年秋

二十年夏齊大災傳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

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

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

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

十四也補注先謙曰長狄入三國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

官本陳火作陳災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

威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

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長狄鄭瞞之種鄭音搜瞞音

末安反補注宋祁曰榮如喬如焚如三如字下五石隕墜六鵠退

飛多麋有蜮蜚鵠來巢者皆一見師古曰謂信十六年正月戊

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秋有蜚

昭二十五年夏有鵠來巢蜮短尾狐也鵠水鳥也蜚負蟻也鵠

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費畫冥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雨

扶味反鵠音劬鵠音欲畫冥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雨

木冰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李梅冬實七月

樹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開樹雨音于具反

霜降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煞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

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補注宋祁曰浙本正文注

文並無二木字齊召南曰案以下文八月殺穀例之用夏時紀月

則此文七月疑是十月之譌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又應倒其文

云十月霜降草木不死李梅實則文義俱顯矣先謙曰官本煞作

殺八月殺穀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穀謂豆也大雨雹師古曰事

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雨雪霜霆失序相乘師古曰隱九年三月

年正月雨音于具反大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水旱饑螽螻蝻

皆是也雷古雷字也霆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水旱饑螽螻蝻

午竝起如滔曰螽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

水二十五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

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

五年冬螽生饑饉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螽僖十五年八月

螽文二年秋雨於宋八年冬螽宣六年八月螽十三年秋十五

年秋螽襄七年八月螽八年九月螽莊六年秋螽皆是也螽即螟也

螟蟲之食苗心者也螽音終螟音冥補注錢大昕曰螽午猶言旁

午古音義蒲紅切與旁聲相近霍光傳使者旁午如滔曰旁午分

布也沈欽韓曰爾雅螟蟊蟊一日雨出而眾鳴號為雨衙今當是時

論之日中尤喧雜故蠶午義為雜沓先謙曰官本螽作螽當是時

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十

弑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弑

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四年

傅瑕弑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其仲使圍人牟賊子般閔二年共仲

使卜辭賊公于武闢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弑懷

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頹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

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夷四年鄭公

仲殺子惡莒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其

子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其

古州蒲襄七年鄭子驪使賊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

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閔弑吳子餘祭三十年

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

圍問王疾繼而弑之三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

許太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七年齊陳乞弑其君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

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

凡三亡國五十二其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太去

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

弦晉滅欒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滅滑

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

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

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

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郭十七年楚滅舒蕭襄六年莒人滅鄆齊

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偏陽十三年取邾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
年楚子滅賴十三年晉滅肥十六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
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
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
公滅曹又邾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諸侯奔走不得
申凡五十二補注先謙曰官本舒蕩作舒庸是鄭伯突出奔蔡襄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
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
庚與來奔之類是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
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
日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音莫侯反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
經書晉人鄭傷桓王應劭曰王曰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戎執其使
圍郊也鄭傷桓王射王中肩師古曰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戎執其使
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衛侯朔召不往
伯子楚丘曰歸補注宋祁曰漸本注文伐作執凡衛侯朔召不往
齊逆命而助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
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
猛子朝及敬王是為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師古曰陵夷謂卑替也
三君也更音江衛反王妻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
也

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

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殺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

分邪正雜糅忠讓竝進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竊注宋祁曰章

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

北軍尉北軍尉曰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注沈欽韓曰案此謂待詔廩食於北軍者多也東觀漢記舊制上

書以青布囊素囊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塵如解爲下獄非也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更相譏愬轉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

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曷反更相譏愬轉相是非衡反補注先謙

日官本注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師古曰言各

其所已營或耳目惑移心意不可勝載營謂同繞之補注葉德輝

日閩本德藩本或作惑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師古曰將同心已陷

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已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

集於朝

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

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

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

毀譽將必用已終乖離之咎

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曰已乖離也

是已日

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

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已成太平致雅頌猶卻

行而求及前人也

師古曰卻音丘略反

初元已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

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

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

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

猶不能解紛

師古曰紛亂也

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已然者讒邪竝進也

讒邪之所已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

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

師古曰還謂收還也

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師古曰羣枉曲也

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

正士消故易有否泰

師古曰否音皮鄙反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

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

政日治故爲秦秦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麇麇見視聿消師古曰此

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譏候之詩也麇麇盛也見無雲也也聿消也

也聿消也言雨雪之盛麇麇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

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

音彼驕反明音乃見反補注宋祁曰韓詩作麇云麇見日出也今

詩作見蓋向引韓詩後人便改作見非是陽夏公案向時毛詩未

列學官周壽昌曰毛詩麇麇作麇麇聿作日韓詩外傳四荀子非

相篇俱與此同王先慎曰說文麇星無雲也煒韓顏注無雲也則

所注漢書本作麇不作見疑後人用毛詩改麇爲見耳向本魯詩

學麇字與韓同宋與易同義昔者鯨其工驪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謂劉引韓詩亦非與易同義昔者鯨其工驪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師古曰鯨崇伯之名卽稿机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卽窮奇也驪兜

帝鴻氏之後卽渾敦也鯨音工本反驪音火官反驕音徒高反机

音兀澤音胡本反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

反敦音徒本反結反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

管蔡故曰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

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

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曰大亂汚辱

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

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邦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

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四爻辭也言

補注先謙曰官本四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

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一時三月也補注先謙用賢未能

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無所今二府奏倭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淳曰二府丞相御

字補注王鳴盛曰御史者御史大夫省文後書何敞傳二府以爲

故事注二府謂司徒司空司徒即丞相司空即御史大夫亦稱兩

府杜延年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注兩府丞相御史也車

千秋等傳贊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趙充國傳兩府白遣

義渠安國行視諸羌蕭望之傳天子下其議兩府薛宣傳宣考緒

功課簡在兩府翟方進傳司隸校尉初除調兩府是也亦稱大府

杜周傳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注大府丞相御史之府是也二

府政本丞相固助理萬機御史大夫即佐之故朱雲傳華陰守丞

嘉薦雲試守御史大夫云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又雲爲

槐里令丞相韋元成奏其亡狀雲自訟而御史中丞陳咸與相議

爲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乃考其罪可見漢時二府權重有大
事必下二府治之御史大夫副宰相在九卿之右而中丞權亦幾
與相埒也後書多稱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見承宮耶頗賈琮朱
浮陳元寒勛傳亦稱三司見胡廣鄭康成傳蓋古以司徒司馬司
空爲三公後雖改名太尉而太尉郎司馬故云三司也合大將軍
亦稱四府見後書質帝紀和熹鄧皇后紀趙典應奉傳亦有以三
公并太傅稱之者後書虞詡傳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
府是也或稱五府者後書樊宏傳注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
大將軍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
是也

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曰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譁也譁音火瓜反補

也音丁禮反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謹也譁音火瓜反補

以誣人曰流言爲飛書以詆毀若今之匿名書曰飛文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師古曰

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悄悄音千小反小人成羣誠足愠也補注先謙曰案

荀子宥坐篇釋詩曰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韓詩外傳云小人成羣何足禮哉皆與此義同與毛傳別昔孔子與顏淵

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比音類寐反禹稷與皋陶傳相汲

引不爲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比音類寐反何則忠於爲國

補注先謙曰胡注傳杜戀反還也

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

大人聚也

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

補注何焯曰飛龍以喻賢人願說乃後儒釋經之詞亦非向引易本意葉德輝曰易乾大人造在下也釋文云劉歆父子作聚與此正合先謙曰官本注四作萬在下

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

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又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謂下無彙字在上

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

致也今佞邪與賢臣竝在交戟之內

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

合黨其謀違善

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曰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

地之所已先戒災異之所已重至者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自古明聖未有

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

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

于羽而孔子有兩觀之誅

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七曰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

謂闕也補注葉德輝曰說苑指武篇云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今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尋其覽餘述而察之

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曰為法原秦魯之所消曰

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曰揆當世之變

師古曰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言曰詖音彼義反杜閉

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門字下決斷狐疑分別

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

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臂也一說肺謂研木之肺札也自言於

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補注王念孫曰一說近之然既言附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皆謂木皮也說文朴木皮也

木札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託肺是也託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

託肺是也託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託肺是也託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

託肺是也託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託肺是也託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

託肺是也託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託肺是也託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

託肺是也託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託肺是也託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

肺附乾鑿其幹已良義並同也若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

以肺為肺肝之肺則義不可通補注王念孫曰通猶道也謂道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竊推春

勝曰先生通正言無德前事師古彼注通謂陳道之也秋災異曰効今事一二條其所曰師古曰曰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効作救引宋祁曰折本救作

効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東

生等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

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

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曰材能幸補注朱一新曰興常稱久見賈捐之傳

譽堪上欲曰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師古曰斷斷忿

族之意也斷音牛斤反補注葉德輝曰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閩本德藩本也作耶先謙曰官本作邪

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周禮五黨為州五

家為鄰五鄰為里漢人謂臣見眾人間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

肉曰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

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曰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

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

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言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

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

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

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

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

茂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上句下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惴惴張晏曰惴誠

音口本反惴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已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

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者眾臣見

異師古曰異災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曉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曉

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曰彰其材堪出之後

大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末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

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

師古曰靡無也

此固足已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

已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或引幽隱非

所宜明意疑已類欲已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

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

師古曰信讀曰伸

排

於異人將安究之哉

師古曰究竟也明也

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

師古曰幹

與管同言管主其事補注先謙曰官本

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

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

師古曰瘖音於今反

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譏撻要救危及世頌凡

八篇

師古曰譖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

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

師古曰興謂比驗也音許證反

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已故

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

蘇林曰三輔多訛漢數奏封

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

專國權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曰為外

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

補注宋祁曰浙本觀字下

有覽

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

師古曰言中者曰別於外

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

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

師古曰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

向乃集合上古曰

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

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

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

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

補注先謙曰成帝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

陵在延始二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在鴻嘉元年罷昌陵反故

陵在永始元年反故陵即此傳所云復還歸延陵也反故陵後制

度仍奢故向上此疏末云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明向此

疏諫延陵制度之奢非諫昌陵也谷永傳云五年不成而後反故

又廣野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又云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繕宮室與向此時進諫事可互證漢紀通鑑並載此疏於永始元年罷昌陵之前以為向諫昌陵誤矣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

忘危存不忘亡是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辭故賢聖之君

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

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為周十一月建子為

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曆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

端也三曰人統謂夏曆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

二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為周作謂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

周字同二家作諸家是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

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卿

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

祭于周行裸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於有德喟然歎曰然歎息貌

音丘大哉天命善不可傳于子孫是曰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

公其何曰戒慎民萌何曰勸勉師古曰萌與眊同無知之貌補注

字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

之子

補注劉攽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既言堯舜豈可不言商均明脫此二字

雖有禹湯之德

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

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曰德不及周而賢於秦

補注沈欽韓曰說苑

至公篇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放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汜論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嶺太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案周欲子孫以德久長故不使馮恃險阻漢德不及周故即關中之險也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曰德為効師古曰効謂微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

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

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

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曰遠望也補注宋祁曰水經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斯原來二水也

意悽愴悲懷顧

謂羣臣曰嗟乎曰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

應劭曰斷紵也陳施也孟

康曰斷絮曰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曰紵衣之絮也斷而陳其間又

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斷音側略反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

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有可欲

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實器衛而薄葬

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感也錮謂錮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

大假為喻也錮音固補注先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曰官本衛作備假下有以字

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

者厚衣之曰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曰薪言積薪

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曰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

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子午

據水經注古陽周在走馬水北應在今延安府安定縣東即橋山也

之陽周乃後魏僑置非故縣也橋山黃帝陵皆當據水經注改入

延安堯葬濟陰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唐堯陵在曹州府荷

府堯葬濟陰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唐堯陵在曹州府荷

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壠冢墳也補注葉德輝曰史記五帝紀

誤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補注葉

也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補注葉

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滄曰列壠也墨子曰

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龍若參耕之畝則止

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滄曰列壠也墨子曰

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龍若參耕之畝則止

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
師古曰鄭說非也淮南子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出飲皆
如故耳非別義也晉氏失之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安死殷湯無葬
篇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明以肆為市肆矣顏說非
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補注宋祁曰杜預曰梁國蒙縣有毫城
地皇覽曰湯冢在濟陰毫縣北東郭去縣二里冢四方各十步
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
災因行湯冢實字記云劉向言湯無葬處蓋不知其處也沈欽韓
曰汧水注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殷湯冢
三里平地有湯冢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殷湯冢
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所謂湯冢者而世謂之王子喬冢案湯
冢鄆氏亦不能決故謂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
日二說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岐
州當作岐周沈欽韓曰元和志畢原即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
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井深數十丈亦謂之畢陌周公
墓在縣北十三里一統志文王武王陵俱在咸陽縣北十五里文
王陵在南武王陵在北案畢有二故文武周公葬處說亦互異元
和志云畢原在京兆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書云周公葬咸王葬
于畢其說已兩歧括地志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
畢原上然周時畢原應在長安之西近鄠宮似當以在咸陽者為
是

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

公冢在雍縣東南二里一統

志斬年宮在鳳翔樓里子葬於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府南即秦秦泉宮

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

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樓里

子墓在長安縣東北長安故城中長安故城在縣西北十三里皆無巨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

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

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

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補注宋祁曰正文注文防

人韓寫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補注宋祁曰正文注文防

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曰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

有識字引宋祁曰注文為四尺墳補注沈欽韓曰叔梁紇之葬以

識字下當更有識字為四尺墳補注沈欽韓曰叔梁紇之葬以

以隱情易故規乃託言東西南北之人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

曰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見

德輝曰問本德滿本古下有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

者字先錄曰官本有者字

者字先錄曰官本有者字

者字先錄曰官本有者字

者字先錄曰官本有者字

者字先錄曰官本有者字

者字先錄曰官本有者字

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秦穿不及泉斂已時服封墳掩坎其高

可隱孟康曰隱蔽之才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補注王文彬曰禮記鄭注隱據也

封可手據謂而號曰師古曰號謂哭而且言也補注沈欽韓曰號高四尺所

詔來替皋舞注皋之言號也喪大記小臣復北面三號足明皋號字同為招魂復魄也雜記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右轂以

其綏復則道死有復也但彼是載尸歸而復季札葬骨肉歸復於而復為禮之變耳觀下魂氣無不之則號為復明矣

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

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亦見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

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君親骨肉皆

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體作禮先謙曰作體是通鑑作體漢紀作禮蓋舊

本不同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為石秦

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情字引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

宋祁曰別本事字下有情字

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

惠文一也武二也昭三也嚴襄即莊襄四也此云五王者蓋昭王

之後尚有孝文王傳脫孝文二字耳先謙曰官本注文無則字

皆大作丘隴多其瘞瘞師古曰瘞埋也音于例反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

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

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柳為游館李奇曰墮中為遊戲之觀也師

離宮別館也補注先謙曰人膏為燈燭補注宋祁曰史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

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輻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下

閉美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王文彬曰掘下又有

生蘊工匠之文則此不得從晉說當以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

為是如禮云公輸般請以機封之類是也孫曰師古以原為本

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原為本

譏度也譏與原古字通宋玉神女賦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

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云原度天道禍福所

移皆其證也王莽傳功亡原者實不限原亦量也有無量之功故

有不限之實淮南本經篇贏縮卷舒渝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

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齊策
高注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
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又多殺宮人

生蠶工匠計已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補注錢大昭曰役古文

本作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

謙曰周章即周文陳勝傳周文西擊秦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

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其後牧兒

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補牧者持火

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

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豎遺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

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補注先謙曰胡

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

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

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

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闌也喻宣

王之德如淵水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

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

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微君子攸宜也子孫眾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補注沈欽韓曰成

帝無嗣故言此示勸戒

及魯嚴公

師古曰即莊公也

刻飾宗廟多築臺囿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後嗣再絕

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

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

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

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

師古曰埤音婢下也

積土為山發民

墳墓積已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

師古曰卒讀曰猝

功費大萬百餘

日大萬億

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百饑饉

物故流離已十萬數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

臣甚惜焉

師古曰惜謂不了言惑於

此事也惜音皆一曰惜古閔字憂病也補注先謙曰胡注當從後說案漢紀作愍閔愍惜字通

已死者為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師古曰安焉也補注葉德暉曰闕本無注先謙曰官

本無謀之賢知則不悅注曰示眾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若苟曰

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補注先謙曰聰

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補注葉德輝曰光昭五

帝三王而願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隴補注先謙曰官本

注在亂君下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

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

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補注

儉安神可曰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曰侈生害足曰為戒補注

曰上文言秦國五王此不初陵之樗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

應獨稱秦昭疑昭字衍墓之樗音規墓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

樗音議皆同其字從木補注沈欽韓曰方言所以墓謂之樗注謂

規度墓地也引此初陵之樗則字當從土作樗曰息眾庶書奏上

非先謙曰官本注在初陵之樗下議作義是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

禮制師古曰趙皇后向已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

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孽

音必計反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補注先謙曰曾鞏云傳稱八篇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稱十五篇曹大家注

非向書本然也已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補注沈

新序三十篇說苑二十篇案說苑本有劉向奏上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校錄其事類眾多章句相溷除去復重

更造新事則此二書舊本有之向重為訂正非舛自其手也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

十上已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

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漸也補注先向雅奇

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補注先謙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繫世蒙漢厚恩師古曰案

身為宗室遺老厯事三主上已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

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

安然而常危其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

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

趙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

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

孫師古曰衍音口旦反剽音匹照反解在五行志補注劉奉世曰季孫林父甯殖子謂弑其君剽乃甯喜也先謙曰官本注照作昭也

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已雍徹師古曰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雍樂

詩名徹饌奏之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皆僭王者之禮

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衛反解竝在五行志補注先謙曰官

本無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補注劉

欽曰今釋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

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

日瓚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

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

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母之弟作之母弟

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

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宿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

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

鄭氏曰望夷秦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

於望夷之宮閻樂曰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

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曰望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苑不在渭北也補注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葬處不知望夷

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涇為崇齋而欲祠

涇則疑在渭北矣然夷云者平也葉德輝曰秦本紀集解引張晏

及黃圖說與博物志同師古以胡亥葬處駁之豈有死葬同一處

者耶據黃圖云在涇陽縣界則宮在渭北無疑矣

秦遂呂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

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

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補注

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騎盈

先謙曰官本注在寵字下

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曰誅滅之

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

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補注先謙曰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常

侍皆銀璫左貂金附蟬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騎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

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託也內為汙私依東宮之

尊假甥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

東故曰東宮先謙案官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僚吏

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補注王

恨讀為恨忤逆也恨違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

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很違也說文很不通從也一曰整也整

亦違也盤通非眼注大齊策秦使魏丹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

日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即違秦是很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

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為很很違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

爭勝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杜預曰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

名勝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杜預曰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

名勝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杜預曰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

名勝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杜預曰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

名勝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杜預曰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

名勝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杜預曰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

非恨謂為疾言辯訟是也曲禮恨毋求勝鄭注恨閱也謂爭訟也
小雅常棣篇兄弟閱于牆毛傳閱恨也爾雅閱恨也孫炎本作恨
云相恨戾也李通見恨者借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為恨謂相爭闕也孟子言好勇
關恨是恨與爭闕同義故以爭恨連文作恨者亦借字耳又匈奴
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恨恨者亦讀為恨謂相爭
國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距義亦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欲見
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
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
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恨亦讀為恨
恨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子雜篇君歡然與子
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節士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
並與恨同而六傳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游
恨而死也則是皆讀為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為恨之借字矣游
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損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
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
稱燕王蓋主已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避諱呂霍而弗肯稱曰呂
后霍后二家皆生備擅誅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
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
重宗族磐互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

僧賈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

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龍之故處於盛位權黨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補注宋祁曰徵作微周壽

吉之先見者也徵象即是此義似無用改作徵葉德輝曰孝昭帝

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臣瓚曰冠山下有石自

具在畦仆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孝宣帝即

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補注先謙曰王莽之其梓柱生枝

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補注先謙曰官本函作垂引宋祁曰垂

而汲古閣本尚作函字王念孫云通鑑漢紀二十二作函司馬康

漢書作根函地中意函即垂字也念孫案漢書作垂乃函字之誤

梓柱得地氣而復生故其根函入地中非空虛之處不可以

言垂則作函者是也廣韻函俗作函函中插函古字通則漢書

作函明矣又儒林傳先師旌頭劍挺墜墜首垂泥中宋祁曰垂字

當是甬字亦是也泥中可言甬不可言季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
作甬又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八引此並
作甬雖立石起柳無已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

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果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

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師古曰阜隸卑賤之人也春

阜阜臣與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

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權補注宋祁曰舊本無樂昌字所曰無故樂昌侯王武先謙曰通鑑無樂昌用舊本然非是

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

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黜遠外戚毋授已政師

日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反補皆罷令就弟已則效先帝之所

行補注葉德輝曰弟德藩本作弟先謙曰官本厚安外戚全其宗

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

社稷所已寢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

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師古曰如若也補注先為後嗣憂昭

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易曰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唯陛下深畱聖思審

固幾密覽往事之戒已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

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天下幸甚補注先謙曰通鑑載此

昌陵疏載永始元年以罷陵在是年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

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已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

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補注王念孫曰積思當

類聚雜文部一御覽學部十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

三論語序疏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

字皆作精師古曰豐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

中星李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

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

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敖讀曰傲補注劉奉世曰毋若丹朱傲此

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王念孫曰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

敖雖慢游是好毋木行舟補注于家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禹曰

子辛王娶塗山癸甲生啟云云論衡問孔篇尚書曰毋若丹朱敖

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勸禹毋子不肖子也禹曰子娶若時辛壬癸

甲開呱呱而泣于弗子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補注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

曰毋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皆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

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

據今本尚書以駁周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亡逸篇詩曰殷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湯之詩補注亦言湯曰桀為戒也

聖帝明王常曰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

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

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

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師古

也類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

也類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

補注先謙曰胡注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

晦三年八月己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

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異有小大希稠

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已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曰察時變古師

辭也日賁象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

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師古曰陬音

子侯反又音郛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

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

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常伏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

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

恤天下人有畔心象枉矢夜光正故曰枉矢流曰亂伐亂蘇林曰

獨號令而無臣也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變火燒宮師古

有聲為天狗無熒惑襲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變火燒宮師古

聲為枉矢也張晏曰野鳥入都門內崩師古曰內長人見臨洮石

也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都門內崩師古曰內長人見臨洮石

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已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觀孔子

之言考異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字大角漢之入

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

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

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爲特異孝

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爲天狗皆妖星久陰不雨者二

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

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

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

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宗彤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師古曰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注補

葉德輝曰闕本德藩本下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注補曰崇劉

氏補注先謙曰胡注崇增高也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猥猥

意也奸犯也張音懇奸音干補
注先謙曰通鑑作懇懇字同
今日食尤屢星李東井攝提炎及

紫宮師古曰炎音弋驂反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

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繫之辭是曰設卦指爻而復說

義書曰倅來曰圖孟康曰倅使也使人曰圖來示成王明日說不

謙曰官本曰天文難曰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

清燕之閒指圖陳狀師古曰閒讀曰閑補注上輒入之師古曰謂

注錢大昭曰謂納其然終不能用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載此疏於

言先謙曰二說並通李東井岷山崩向懷不能已上此奏案岷山崩在三年此奏當在

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

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胡三省云案劉向傳若以星李東井為

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

十歲間日入食為據則上奏當在去年然向言日食之變率二歲

六月而一發以班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
則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纔一年而食又至陽朔
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并年而食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志書食
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則凡九并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
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并而食

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

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以紀考之則

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

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

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音必廕反廕音於禁反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已彊漢宗卑私門保守

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

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

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

為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先謙曰顧炎武云衍一

不字當云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

非挾助之解也陳景雲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

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補注錢大昕曰依此推檢向常卒於

後四十餘年案傳言卒後十三年王氏代漢則向卒於成帝建平

元年由建平元年前上推向生於昭帝元鳳四年自既冠擢為諫大

夫至此實四十餘年當以漢紀為是吳修續疑年錄亦推向生元

鳳四年卒建平元年益莽代在孺子嬰初始元年十二月是年

上距向卒正十三歲之師古曰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伋音汲易教授

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丞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已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二十一載劉向集書諫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又四百五十六云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曰弔者在門賀者在闕有憂則恐懼慎事則必有善而遺福也河平中受詔與父

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

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

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

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

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

秋左氏傳歆大好之補注沈欽韓曰馬融周官傳云歆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葉德輝曰原

本北堂書鈔九十八引桓譚新論云劉子政子駿伯時丞相史尹

咸呂能治左氏與歆其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

大義

師古曰質正也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

師古曰故謂指趣也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曰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

湛靖有謀

師古曰湛讀曰沈

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

師古曰志記也補注錢大昕曰志古識字

後文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藝文志多見而志之皆從古文

過絕於人歆曰爲左丘明好

惡與聖人同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亦恥之丘亦恥之

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

師古曰七十子是指其言成數也實七十二人

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當作七先謙曰官本注言在數下是

傳聞之與親見之

補注宋祁曰其之字當刪

詳略不同歆數曰難向向不能非間也

師古曰間音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然

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

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

肯置對

師古曰竝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曰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

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

師古曰迭五也音大結反

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

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

書制作春秋已紀帝王之道

補注先謙曰文選紀作記

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

十子終而大義乖

補注先謙曰文選李注論語微言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重遭戰國棄

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

師古曰邊豆禮食之器也曰竹曰邊曰木曰豆邊音邊補注宋祁曰理一作治先謙

曰官本注

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補注先謙曰陵夷至于暴

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

師古曰曰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

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

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

補注先謙曰藝文志

秦燔書而易為卜筮之事傳者不絕

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

補注先謙曰然公見惠紀四年

卿大臣絳灌之屬

補注錢大昭曰李善注文選謂絳灌是一人非絳侯與灌嬰案孝惠世周勃灌嬰俱在而一取

封地一取氏族不相倫類故李氏疑非二人蓋據楚漢春秋謂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然史傳中無此人且賈誼傳已云樊鄴絳灌樊指樊鄴指商絳指周勃灌指灌嬰又陳平傳云絳灌等或說平樊指樊云臣絳灌等莫敢入外戚傳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蓋各舉其姓則周有周呂周竈之不同各舉其封地嬰又封穎陰兩字不可單稱故當時有此絳灌之日咸

介胄武夫莫曰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

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

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

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師古曰謂賈誼稱述宋祁曰在漢朝

不容更有漢字錢大昕曰漢初留川州何濟南伏生魯中公齊轅固燕韓嬰魯高堂生齊胡毋生皆諸侯王國人唯賈生洛陽人在

漢十五郡之內故云漢朝之儒唯賈生一人宋未之思耳何焯曰儒林傳漢興梁太傅賈誼修左氏春秋傳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

賈公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是以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推賈生先謙曰文選無漢字

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即所謂經師也雖弘上書稱先師董仲舒即是其義也

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

相合而成

補注先謙曰李注引七略曰孝武末有人得秦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敘

秦書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補注先謙曰文選讀作樂

李注引七略曰孝武末有人得秦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敘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

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

曰言廢絕已久不可得其真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離於作離合先謙曰李注全經未焚書之時案官本無稱字及魯恭王

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補注錢大

昭曰文選九下有篇字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

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補注沈欽韓曰孔子世家末敘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安國不及見

巫蠱之禍也漢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帝

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則與世家早卒之文合

王鳴盛云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案近代閻氏王氏辨僞

孔傳已詳不復出然又有可疑者安國身爲儒官既以古文傳授

何不及生存時獻而當身後倖德多事始上之乎當魯恭王始封

在景帝中本傳首云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壁得古文亦在
景武之際武帝卽位敦崇儒術未遑多欲苟知孔氏所藏古書縱
使世儒無能通曉寧有不錄祕府而任其隱滯民間則廣開獻書
之路何爲乎苟謂今文方興諸儒嫉妬或有壅遏之者攷伏生雖
授朝錯微若一錢今文至兒寬始顯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又在

其後寬先受業孔安國則古文始師名輩在先無踰於安國治今
文者何能抑使不行乎蓋古文之不顯實緣世主之不好而學者
所苦難史云巫蠱事及春秋左氏巨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
不得施行遂為疑案

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

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

補注先謙曰三事謂左氏春秋古
文尙書逸禮也葉德輝云三事不

及毛詩者以毛詩無先師也班志藝文敘毛詩則云自謂子夏所
傳河間獻王好之儒林傳則云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
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放放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
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放班意皆有微詞故亦知毛詩不如書
禮左傳之可信故曰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
祿專重三事也問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問音古竟反補注先謙
曰文選無傳字問作脫藝文志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
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詁脫傳問民間文選傳作博則有魯國柏
二簡傳或間編無所考見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補注先謙曰相當作桓問本官本
不誤宋人桓缺末筆遂為偽相貫公傳左氏春秋於賈誼庸生傳古文尙書於都尉朝桓公即恒生傳禮於徐生並見儒林傳與此同抑而未施
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補注沈欽

韓曰大戴小辨篇子曰若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

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也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補注沈欽韓曰公穀二傳皆戰國時為末師也公羊傳至胡毋生始著竹帛以前口

說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

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

義之公心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論誹篇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取窮或懷妬

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何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師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何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師

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備上有不字齊召南云案瓚注據太常孔臧與從弟安國書也漢初不知書本百篇則安謂二十

入篇取象二十八宿錢大昕云以注文證之不字衍陳詩庭云南

監本無不字先謙案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補注先謙曰言自豈不官本注存作有是

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

其情補注先謙曰昭猶依違謙讓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

補注先謙曰考詢其可否

遣近臣奉指銜命將已輔

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

師古曰比合也經數有廢遺者冀得興立之也

比音頻

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矧已不誦絕之

師古曰矧有荷也苟不

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作苟以己不誦習之

欲已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

補注先謙曰李注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

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

書補注先謙曰文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補注何焯曰內謂陳發秘藏外謂民間桓公貴公庶

生遺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愈勝也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

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

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師古曰過猶誤

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

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曰記補注先謙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

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曰記補注先謙

曰官本言下無也字

今此數家之言所已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

專已守殘

師古曰專執己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

黨同門妬道真

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妬道蔽之真也

違明詔失聖意已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

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已歆移書上疏深自罪

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

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意欲廣道術亦何已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

政大臣爲眾儒所訕

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

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已

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已病

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

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

補注宋祁曰浙本作太皇太后

太后畱歆爲右曹太中大

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

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

補注先謙曰具載律曆志

初歆已建平元年改

名秀字穎叔云

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故改名幾呂趣也補

送宋祁曰注文趣字當作當字何焯曰載其改名於哀帝之時以見飲樂禍非望素不能乃心王室及王莽篡位飲

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讚曰歟

自孔子後

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

師古曰孫況即荀卿

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

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師古曰近音其執反劉氏鴻範論發明大

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

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

鳴庠向言山陵之

戒于今察之

師古曰序讀曰吁補注何焯曰言赤眉之亂無不被發先謙曰官本注在鳴庠下

哀哉指明

梓柱曰推廢興昭矣

師古曰昭然明白補注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

友與

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諫多聞可謂益矣與讀曰歟補注何焯曰多

聞指上鴻範論七略三統愿諸言山陵梓柱則加以直諫七略三
統并子欲所著連類舉之而中言向之直諫則褒貶亦其其中矣
先謙曰官本注可
謂益矣矣作也

楚元王傳第六

終

漢書二十六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言事也如

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弓權力俠輔人也項籍使將兵數

寤漢王如淳曰寤音下類反補注宋祁曰俠疑作挾項籍使將兵數

三族師古曰舍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述謂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到布許之迺髡鉗布

衣褐師古曰衣著之也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

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娶柳柳聚

是也隆穹所謂車轂者耳非此之謂也轂音扶晚反補注并與其

先謙曰案集解引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與此異

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

也買置田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適買而置之田乃之雒陽見汝

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

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

而曰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曰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

不北走胡南走越耳補注先謙曰史記南上有即字夫忌壯士曰資敵國此伍子

胥所曰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補注

宋祁曰荆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浙本忌字作亡先謙曰史記有王

字忌同浙本作亡誤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師古曰從滕公心知朱家大俠

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謂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閒

日注未當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

朱家亦曰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補注宋祁曰浙本孝惠

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

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污也嫚讀與慢同補注先謙曰見匈奴傳

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

中諸將皆阿呂太后

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

曰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夫呂高帝兵三十餘萬

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將兵四十餘萬

時亦在其中六字史記所無然匈奴傳詳載布言且及平城之歌詳略不同如此

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中今噲奈何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而謾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

且秦

呂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

師古曰瘡傷也瘳差也瘳音夷瘳音丑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瘡作

創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

匈奴事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呂爲御史大夫

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

應劭曰使酒酣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需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爲大臣也補注先謙

曰官本又上無人字引宋祁本云一本又言字上至畱邸一月

師古

有人字顧炎武云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顏注非

見罷

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補注劉布進

之舍在京師也

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已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

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補注宋祁曰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一本無受字

陛下召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已窺

陛下師古曰窺見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

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曰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曰自炫羅也李奇曰

持權屬請人願曰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已請託故得他人願金錢也補注劉攽曰招權謂作為形

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先謙曰官本注屬下有以字史記云生楚人事貴人趙談等

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補注宋祁曰越本談作同先謙曰史公以父諱談為同漢書自應作談越本乃後人據史記妄改與竇

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補注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為己紹介也竇長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

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

書於布發視也

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百斤字諾上有一字足

下何已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

名於天下願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補注何焯曰既為俠則其交必難此曹丘所以卒容於季布也引入畱數月為上客厚送之

布名所已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

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

爰蓋字言曰兄長之禮事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也字作之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如淳曰中尉之司馬補注先謙曰索隱漢書作中尉司馬誤也有尉字則如不加注中尉郅都都不敢加補注

昌曰難以都之嚴峻不敢有加於彼先謙曰史記作不敢不加禮都見酷吏傳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曰

行師古曰許自稱為當是時季心曰勇布曰諾聞關中補注何焯曰漢初游

俠之盛季布袁盎扇之也自田寶敗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

公卿不敢致賓客遂多閭里之魁矣布母弟丁公秋云薛人名劉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補注宋祁云浙本注文無之字

有也字周壽昌曰左傳二十四年傳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謂

同母弟為母弟也師古曰丁公名固則自姓丁故以為異父

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

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爵追上也故曰兩賢也師古曰

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非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丁因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爵俱追而高祖獨與固言耳

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曰丁公徇軍中

師古曰徇行示也音

辭後

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

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

庶人見

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

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

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補注沈欽韓曰騎冠子世兵篇伊尹酒保

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

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

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

燕將臧荼舉曰為都尉荼為

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

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

師古曰反還也

漢召彭越責曰謀反夷三族梟首

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已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反明矣師古曰趣亨之曰促促急也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

趨讀曰趣趨嚮也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

陽成皋間項王所已不能遂西徙已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

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

破且陔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

封亦欲傳之萬世補注先謙曰官本亦作之引宋今漢壹徵兵於

梁補注宋祁曰越本作今彭王病不行而疑已爲反反形未見已

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

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

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

目法滅之吳楚反時呂功封為鄒侯蘇林曰鄒音輪清河縣也補注先謙曰今濟南府平原縣

西南五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

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則補注錢大昕曰史記云陘城今在中山國攷地理志中山有苦陘有陸成無陘

也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鉅也公善修黃帝

之稱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樂毅傳樂氏之族有樂臣公贊云樂取

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集解臣公一作巨公史公贊云樂取

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益公索隱臣公本一作巨公此鉅公即

巨公也御覽五百十引道學傳亦作樂鉅公為巨謬無疑為

人廉直喜任俠師古曰喜好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

趙午言之趙王張敖呂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買

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

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補注先謙曰史記隨王有稱王家叔四守

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廢為宣平侯廢下有王字引宋

無壬字祁云一本乃進言叔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餘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

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補注宋祁曰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末有也字引宋祁云刪也字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補注何焯

日樂布再為燕相田叔守漢中孟舒守雲中皆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休息也孝文帝初立召叔

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言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

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

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入乎叔叩頭曰夫賈高等謀反天子

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曰身死

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而匈奴

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

城死敵如子為父曰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師古曰歐與驅同言不歐

之令戰也歐字從文文音普木反補注宋祁曰豈歐之哉之下當有戰字先謙曰官本歐作歐文作文是乃孟舒所

召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曰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

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

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其狀也叔曰上無曰梁事爲

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

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召爲魯相補注先

景帝子共王餘相初至官民召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

二千人笞怒之師古曰渠大也補注錢大昭曰千閭本作十先謙曰官本作十是史記同曰王非汝主

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

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爲惡

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

暴露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補注周壽昌曰舍入舍休而坐息也禮月令云耕者少舍王

呂故不大出遊數年呂官卒魯呂百金祠

補注沈欽韓曰以少子百金與其家為祠

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呂壯勇為衛將軍舍人

張晏曰數從衛青也

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

三河還

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補注沈欽韓曰如說非也三河後屬司隸是時未置司隸官仍

以丞相

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

補注先謙曰褚少孫補史記云仁上

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大

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

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河東太

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

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

以仁為能不畏強禦拜仁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

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

贊曰呂項羽之氣而季布呂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

鄧展

軍戰勝踞屨之李奇曰季拔也孟康曰季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

拔取旗也

鄧李二說皆是季音騫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屨而加典

字云身屢典軍非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謂屢當作爲屢先謙曰爲謂古字通身屢典軍卽用史記文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僂苟活而不變何也謂髡鉗爲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差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爲孫曰師古以槩爲節槩則感槩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數字以曲成其說也今案感槩而自殺史記作感慨而自殺游俠傳感槩不快意史記作慨不快意是感槩卽感慨也感慨之爲感槩猶慨然之爲槩然莊子至樂篇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其盡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盡無所成賴晉灼曰楊雄方言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爲其計畫無所賴賴至於自殺耳師樂布哭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計畫無所賴賴至於自殺耳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死者難處死者難也雖古烈士何已加哉